

学术简讯

(15)

2014年9月1日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室编

近期上海智库涉美学术动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主任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

8月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会见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洛伊丝·弗兰克尔女士率领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双方就中美关系、乌克兰和两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会见联合国官员

8月1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会见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长徐浩良，并与之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8月25日，徐浩良为研究人员作题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工作和联合国官员在外交和决策中的作用”主题报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第二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转型时期的安全治理学术研讨会”

8月16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第二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转型时期的安全治理学术研讨会”。陈东晓院长、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和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李家兴参加了会议并致辞，中国前驻卢旺达大使舒展也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相关院校近60位学者与会，就国家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新兴安全领域的治理和中国国家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召开新一期“海洋沙龙”暨美国“两洋”战略中的南海问题政策研讨会

8月19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召开2014年第四期“海洋沙龙”，暨美国“两洋”战略中的南海问题政策研讨会。中国国防大学教研部教授韩旭东、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宋德星、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成汉平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会议还邀请了上海社科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相关专家出席。新华社、解放日报和东方早报的记者参与本次座谈会并进行了报道。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台湾海上安全研讨会”

8月13日，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了“台湾海上安全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台湾海峡的战略作用及其与美国利益的相关性，台湾海上安全问题与东海、南海领土争端及政治冲突的关联度，中国海军的发展以及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略。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美日韩三边关系研讨会”

8月13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韩国的视角：美日韩三边关系研讨会”，来自韩国的学者从韩国视角对美日韩三边关系进行了分析。

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东北亚未来局势研讨会

8月19日，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了关于东北亚未来局势的研讨会，讨论主题是日韩之间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如何影响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两国应该如何跨越这些障碍，其对于美国利益的影响以及美国应该发挥的角色与作用。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2014年亚太地区安全论坛

8月28日——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2014年亚太地区安全论坛。该论坛专注于东亚与亚太安全动态局势，与会者探讨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的中美关系、东北亚安全情势发展、东南亚安全情势发展以及亚太安全的动态发展对台湾的影响。

近期海外书籍信息与评论

《可有可无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退缩》 2014年1月出版

作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院长瓦利·纳斯尔

专家评介：香港亚洲时报在线6月16日发表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伊赫桑·阿拉里关于本书的书评，摘编如下：

瓦利·纳斯尔在《可有可无的国家》一书中入木三分地批评了奥巴马总统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他把美中对抗这一话题留到了最后一章。由于世界显得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受唯一的超级大国所掌控，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让华盛顿感到不安的现实。中美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古怪离奇，要对这种关系作出全面分析越来越难。毋庸置疑，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崛起使美国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秩序更加接近于成为现实。

上述只是美国面临的部分重大挑战，尽管如此，它还远远不能被称为一个衰落中的大国。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贯彻实施了它关于世界在它的领导下会是什么样子的振奋人心的看法，从而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现在它必须做的是：首先，再形成这样一种既现实又可行的看法；其次，启动将它付诸实施的繁琐过程。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2014年5月出版

作者：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

专家评介：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7月9日发表德国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奥利弗·施廷尔克关于本书的书评，摘编如下：

第一，单极时代结束了，新兴世界秩序可能既不是两极化也不是多极化的。相反，我们正朝“多元化的世界秩序”进发。多元化的主要特点是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第二，新的世界秩序将比以前更加分散化，地区大国有了更大的空间在地方和区域施展拳脚。阿查里雅指出大多数大国将不能在各自地区以外发挥重要影响，区域性制度的扩张以及功能的拓展可能给新的世界秩序带来有益的多样化和领导力。但作者不认为有哪个新兴大国能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反，它们将在一种协调模式下承担地区的领导地位。